荀河文鈔

說文解字敘

大淸乾隆三十有六年冬十一月筠奉使者關涖安徽視學明年按試諸府州屬輒舉五經本文與諸生月日提示講習病今學者無師法不明文字本所由生其狎見尤甚者至於謟諂不分鍜鍛不辨據有著處適內加商點畫淆亂音訓泯棼是則何以通先聖之經而能言其義邪既試歲且一周又明年春用先舉許君說文解字舊本重刻周布俾諸生人人諷之庶知爲文自識字始惜未及以徐鍇繫傳及他善本詳校第令及門宛平徐瀚檢正刻工之譌錯又令

取十三經正文分別本書載與不載者附著卷末標曰文字十三經同異略見古人文字承用之意知者當自得之爰敘之曰

漢汝南召陵許君愼范蔚宗儒林傳不詳惟曰五經無雙許叔重爲郡功曹舉孝廉再遷除洨長卒於家作說文解字十四篇本書召陵萬歲里公乘許沖上書言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愼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考之於逵作說文解字凡十五卷愼前以詔書校書東觀敎小黃門孟生李喜等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病遣臣齎

詣闕建光元年九月己亥朔二十日戊午上徐鍇曰
建光元年安帝之十五年歲在辛酉也按賈逵傳肅
宗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八年
詔諸儒各選高才生受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
詩皆拜逵所選弟子及門生爲千乘王國郎朝夕受
業黃門署據此知許君授書東觀教小黃門等當在
章帝之建初八年歲在癸未也本書許君自叙言粵
在永元困敦之年孟陬之月朔日甲申夾列徵辭徐
鍇曰和帝永元十二年歲在庚子也按逵傳逵以永
元八年自左中郎將復爲侍中騎都尉內備帷幄兼

領祕書近署據此知許君本從逵受學其考之於逵作此書正當逵爲侍中之後四年其後二十一年當安帝之建光元年歲在辛酉君病在家書成乃令子沖上之也其始末略可考見如此夫許君之爲書也一曰世人詭更正文鄉壁虛造不可知之書一曰諸生競說字解經誼稱秦之隸書爲倉頡時書一曰廷尉說律至以字斷法皆不合孔氏古文謬於史籀恐巧說衺辭使學者疑於是依據宣王太史籀大篆十五篇丞相李斯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爰歷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學篇黃門侍郎揚雄訓纂篇諸書又雜

采孔子楚莊王左氏韓非淮南子司馬相如董仲舒京房衞宏數十家之說然後成之又曰必遵舊文而不穿鑿又曰非其不知而不問蓋其發揮六書之指使百世之下猶可以窺見三古制作之意皆因若日月之離天江河之由地其或文與言微不盡可解亦必明者之有所述師者之有所授後學小生區閒默見不得而妄議已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隊其大要約有四端一曰部分之屬而不可亂敘曰其建首也立一爲耑據形聯系引而申之以究萬原畢終於亥是以徐鍇作繫傳有部敘二卷本易序卦傳爲之

推原偏旁所以相次之故使五百四十部一字不紊今旣以旣疑譌書而比類又從字體便於檢討實昧聲形自李燾之五音韻譜作而部分紛然自亂其例矣一曰字體之精而不可易夫篆本異文而今同一省者奉奏㮚泰泰是也篆本同文而今異所从者趨從𢓊徙是也賊之从戈則聲而改从戎類之从貝剌聲而改从負半譌也縣之爲𧈧𪍿之爲盜因之爲曲𤔔之爲爵全譌也以乞化之气當乞而氣氣之氣遂當乞於是有俗餼字以𩜀飼之𩜀當餽而飢餓之餓遂當𩜀於是有俗餓字此因一字以譌數字者也何

巳从勹而爻从囟而巳从川而又从火既重其類聚
从土而加土豿从虫而加虫又重其从此并二字以
譌一字者也从者尖从滋者不滋自隸一變之楷再
變之而字體莫之辨識矣一曰音聲之原可以知農
之从晨囟聲玉篇囪窗同考工記匠人四旁兩夾窗
窗一音悤徐鍇以爲當從囪乃得聲非也移之从禾
多聲古音弋多反楚辭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
與世推移舉世皆濁何不淈其泥而揚其波徐鍇以
爲多與移聲不相近非也能之足似鹿从肉㠯聲古
音奴來奴代反詩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室

人入叉㕣彼康齋以奏爾時徐鉉等以爲㕣非聲疑
象形非也摘之從手啻聲陟革反去聲則陟寘反音
與啇同文摘與適同聲詩勿予禍適稼穡匪解徐鉉
等以爲當从適省乃得聲非也此音聲之可據者也
一曰訓詁之遺可以補易其牛掣掣一角仰也爾雅
皆踊掣郭注今豎角牛也書西伯既戡黎戡从戈今
聲殺也不當作戡𢦏刺也詩淺則砅砅从水从石履
石渡水也在彼淇厲蒙梁而言亦此訓也得此𪓰鼀
鼀一爲𪓰𪓰鼀詹諸也縞衣綥巾綥从糸畀聲未嫁
女所服處子也周禮兆五帝於四郊兆畔也爲四時

界祭其中也春秋傳修涂梁溠溠荆州浸也職方氏
豫州其浸波溠鄭注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溠則溠
宜屬荆州在此非也闕碧之甲碧水邊石也論語小
人窮斯濫矣濫从女監聲過差也孟子呭呭猶沓沓
呭呭多言也沓沓語多沓沓也所謂言則非先王之
道也爾雅西至汃國謂四極汃从水八聲西極之水
也廣韻汃府巾切西方極遠之國又普八切西極水
名也不當作邠邠周大王國也此訓詁之可據者也
部以屬之體以別之音以審之訓以累之文字之事
加諸蔑矣後之非毀許君者或摘其一文或泥其一

說歷代以來不覺與據要無足論惟近日顧氏炎武脩紹絕業學者所宗而於是書亦有不盡然之言竊恐瞀說附聲信近疑遠是不可以不辯今如所舉秦从禾以地宜禾宋从木爲居辟从辛爲辠威爲姑也爲女陰殹爲擊聲困爲故廬普爲日無色貉之言惡犬之字如畫狗有曰不宜有襄爲解衣耕弔爲人持弓會敺禽辱爲失耕時臾爲束縛捽抴罰爲持刀罵詈勞爲火燒門宰爲辠人在屋下執事冥爲十六日月始虧荆爲刀守井凡此諸說皆始造文字取用有故必非許君之所刱作書契代遠雖以強說復不當

刪是以觀象闕文之訓明著於敘𥁕得以勦說穿鑿
橫暴先儒乎至若江別汜洍爲姝學已迷救各引載
旆爲拔當時孔壁古文未亡齊魯韓三家之詩具在
衆音襍儆姝形備覛豈容癈百舉一去都郇鄙邪又
言別指一字以鐂當劉以甹當由以貌當皃此說亦
非按本書之例从某者有其部也某聲者有其字也
瀏之从水劉聲紬之从糸由聲勉之从力免聲具著
於篇乃知書闕有閒傳寫者之過謂別指一字以當
之者謬矣記曰今人與居古人與稽居不當爲法古
乎易曰是興神物以前民用用不當爲卜中乎費誓

之費改爲柴訓爲惡米按陸德明經典釋文曾子問注作柴誓柴音祕鄭君說也童爲男有辠按易喪其童僕作童至僮之字國語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韋昭注僮僮蒙不達也史記樂書使僮男僮女七十人俱歌本書敘尉律學僮十七已上亦同當知僮子之僮从人辠人爲奴者正作童也訓參爲商星乃連大書讀參商星也卽如水部河水出焞煌塞外泑澤在昆侖下之例明參與商同爲星非參商亦不知也其引齊之郭氏及樂浪挈古人往往隨挈博徵不拘拘一說也至援莽傳及讖記以劉之字爲卯金刀謂許

君脫其文按劉之字从刀从金丣聲丣古酉字非丣也讖記不可以正六書後漢書光武紀論王莽以錢文有金刀改爲貨泉或以貨泉字爲白水眞人於篆貨或近眞人泉豈得爲白水邪五行志獻帝初童謠曰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以千里草爲董十日卜爲卓按重字从王東聲非千里草卓字爲日在甲上非十日卜又可據以爲證乎又援魏太和初公卿奏於文文武爲斌言古未嘗無斌字按彬从彡从林爲文質備文武之字經典闕如不知所从無以下筆徐鉉列之俗書是也又可據魏以疑漢乎凡顧氏

所說皆不足以爲許君病輙附疏之用詔學者昭陽

大荒落孟陬之月十八日敘并書

和州梅豪亭記并銘

乾隆癸巳中春鈎試和士畢閱州西豐山有宋時梅乃與知州事同年慈利劉君長城謀往觀之乃以二十二日為天門之遊明日出山十五里至灤巴為二十五里至豐山之麓上山三里至杜村村之右曰考子塘皆杜姓自宋至今或他徙其處者尚數百人杜氏為州學生者五六人來迎余比至梅下則梅本凡六其四已枯枯者如銅如石如虬蛇之死而骨倔強不屑也其不枯者二本本大五六圍徑上四丈餘華覆小山與枯本交錯枯者亦榮其華之種曰玉蝶

又如蛺蝶數萬翔舞山石之左右而不去久之忘其爲梅樹也問之杜氏之祖杜先生默實居此先生遺詩村中頗有存者其詩曰手植名花浪得名又云不是羅浮是考據然則梅先生所手植也按石先生介集載三豪詩送杜默歸歷陽樂史太平寰宇記歷陽縣屬和州然則先生實和人而厲鶚宋詩紀事以爲濮州人非也先生字師雄宋史無傳今州志亦不爲立傳謹以石先生介歐陽先生修贈先生歸歷陽二詩考之二詩之作當在仁宗康定元年庚辰石先生詩序本朝八十年 按宋太祖以建隆元年建國代周

至康定庚辰八十一年矣歐陽先生年譜是春范文
正公起爲陝西經略招討安撫使辟公掌書記辭不
就六月自權武成軍節度判官召還復充秘閣校勘
故歐陽先生贈詩云杜子來訪我又云河北新點兵
也按石先生亦以是時服除召入國子監直講墓誌
先生直講歲餘薦拜太子中允是慶歷元年辛巳也
又薦直集賢院三年癸未作慶歷聖德詩歲餘去太
學通判濮州五年乙酉七月卒矣然則康定庚辰正
石先生入太學歲也蓋先此一年則石先生或未直
講太學而歐陽先生亦未入京邑故不得曰已卯而

斷之日戊辰也歐陽先生詩云求時上師堂再拜辭先生石先生序云師雄學於余辭歸歷陽詩云師雄二十二然則戊定庚辰杜先生年二十有二也是年二十有二則先生之生當在真宗天禧三年己未杜氏家譜先生生於明道元年按明道元年壬申至庚辰僅九歲譜說非也譜又云年六十三卒先生當卒於神宗元豐四年辛酉宋詩紀事先生熙寧末特奏名仕新淦尉按熙寧之末改元元豐先生卒於元豐四年距先生爲尉纔四五年而卒也按杜先生卒於慶曆五年乙酉年二十有[illegible]作此詩之年實三十

有六歐陽先生卒於熙寧五年壬子年六十有六是年實三十有四宋史石先生傳介卒夏竦言介詐死請發棺詔下提點刑獄呂居簡曰介死必有親族門生會葬及棺斂之人苟召問無異即令具軍令狀保之亦足應詔於是衆數百保介已死乃免斵棺是時杜先生必具軍令狀之一人也沒後二十一年其家將葬石先生子師訥與門人杜默姜潛徐遁等走告請銘於歐陽先生其年英宗之治平二年乙巳也歐陽先生五十有九而杜先生四十有七其思所以表彰其師愈久而求之敢忘所謂死生不相背負者可

想見已又按先生以康定庚辰還歷陽越六年慶歷已酉歐陽先生出知滁州在滁者二年滁與歷陽密邇絕不聞先生過從贈答蹤迹意者是時先生方跋涉左右於其師之殯餘謗餤久畱京東沈岱之間以是無過滁之隙然則具軍令狀保師死者先生盡身先焉而名不聞至今七百年後又信可考而知也筠既考先生生卒始末略可見者如右於時從容與劉君議曰梅華之間宜有亭杜氏之子孫僉進曰故有亭圮已劉君毅然請復之且言曰先生詩不云乎培根急取他山石又云淺築墻低防過酒長城當於海

下列闕支石而築短垣以繚亭其如先生之詩予其記而名諸銘曰石先生之詩曰曼卿豪於詩永叔豪於詞師雄歌亦豪三人同稱宜所謂三豪者也今三豪亡矣越七百餘年而杜先生手植之梅巋然獨存梅亦豪矣哉銘與君兩人廓然於七百年後來相識於空山之中其以梅豪名斯亭宜君當速成之而刻銘之詞於石令考塘杜氏之子孫世世守焉時同遊梅下者上虞張鳳翔方海及門歸安吳蘭庭胥不重繫之銘曰

州西南豐宋梅所封滸杜之宗考子塘杜浩隱俁俁

曰默厥祖默手植梅康定以來玉山皚皚屑葩酷幾本銅鐵色閱年七百牆庳既傾亭燕不成劉侯載營構亭先後表亭左右梅汝求壽春風不驚香幽景明客飲斯亭於石之鋟紀余來遊試士和州

乾隆癸巳二月

先兄仲君行狀

銁兄仲君諱垣字維豐一字仲君晚號冬泉居士先世詳先大夫行狀中先大夫生子四兄其仲也以同祖兄弟行居第四兄幼懿天質宜於父母父母愛之顧善病出就傅日輒入臥彊起行庭中輒持器眩仆先大夫時知盩厔縣召日者推其算月者曰公兒生以癸卯壬戌乙巳壬午法日主木者水三而浮月運初逆辛酉金叉伐之自六歲以往十年獲稱成償乃公兒也以故父母益憐勿過督之兒承庭誥寬假而行自檢束愈醇謹父母愈愛之銁少兄六歲雍正甲

寅筠六歲先大夫罷縣出居社學學堂之東偏有古椿樹筠間從兄嬉戲其下捕蟋蟀草間且捕筠且問兄嚮晨張氏第十姑母之夫巴陵知縣世芳有書來言姑母死矣書稱韓文公曰雖萬椉之公相不以一日轂而就吾母讀之而歎此何語韓文公何人也兄曰文公唐之大文人也弟佗日讀書能為斯人之文乎為筠具言公之貶藍關貶潮陽蹤跡即起翻架上書抽安溪李文貞公所編韓子粹言示筠筠仰天而叫至今記憶之兄年十二病未嘗讀書而其内慧也乾隆丁巳年十五歸京師其秋閏九月始讀書且讀

且學爲文辛酉再應順天學政試入府學爲諸生時
學使者今予告刑部侍郎加尚書銜嘉興錢公也癸
亥先母患乳岩經年諸方不治無可奈何有巫言有
所親者夜夜焚香一束跪乞禱可瘳兒則夜夜長跪
雖卒不治然竟香燼兒跪母則酣睡跪已耿耿患如
初以至母終兒骨立如束蓋侍疾及喪幾不勝也服
除丁卯補廩膳生庚午獲舉於鄉座師故吏部尚書
錢塘汪文端公故禮部右侍郎滿洲嵩公房師故臨
桂朱公若東明年辛未中式會試舉人座師故協辦
大學士吏部尚書孫文定公今東閣大學士諸城劉

公故禮部左侍郎滿洲介公故禮部尚書富陽董文
恪公房師故鉛山張公紹渠　廷試　賜進士
出身引　見俾往山東以知縣試用會滿洲鄂剛
烈公巡撫山東識之曰子豪傑之士也吾不當以屬
吏遇子初授濟陽再調補長清其治行悢悢在人兒
嘗謂鈞言曰知縣者親民之官吾治長清長清繁且
衝及於民者少不若治濟陽時兒之治務以惻怛爲
本其治縣如家人而尤長於斷獄獄初兩造具每屏
測其左右近遠則中其理解數語立折人人當其情
而罷其或獄搆糾結吏更數十不能决者兒至輒闕

見鋒豁洞達與姦言出讞定舊牘如山可焚也山東諸老吏皆歎服推爲斷才濟陽有少婦周新嫁王巧一月巧死當婦歸寧而復之明日翁媼及鄰人來證婦毒夫死兒審諦巧死知毒非是乃方冬中寒死耳具剖擘得實翁媼泣扶婦去婦竟爲巧守節詳見筠紀事中有老婦雉經於民之外戶屍戚閧訟曰非民擊老婦齒落故甘心焉兒驗老婦體無擊狀而齒落處有殷血痕羣里婦羅立屍側兒念旦落齒而夕即死即齒血不殷即詰羣婦曰若灌飲屍以藥亟捄之落其齒而坐民威逼邪羣婦曰無之兒躬入覸室竈

檽上有箸二其一血痕宛然即持出示仵人曰探屍口中當有落齒果然衆以爲神敏而民僅判爲老婦出埋錢釋之縣故獄具有以鳥鎗取梟雉而鎗火自後發中人洞胸死者當抵罪兒即爭曰此無死法上官詞駁數四慘死如是而故縱邪兒曰律過失殺條曰耳目所不及思慮所不到正載貪射禽獸之文知縣不能枉律斷獄卒爭如所引乃已他縣有役以事逮民民死歸即斂訖已而訟役殺之轉輾三十年不決上官檄兒會所在檢骨骨在淺土取柳棺中仵人曰久疑不可檢也兒令曰坎地架木舁棺其上弛前

和及咽臍榔方土正見徐徐撥土正骨足綳冪以席痰挾泄臟須臾骨如蒸狀仵人即檢訖告曰屍獨臍骨紫血傷見方寸許衆喜謂得情見熟視之曰未也此傷處滌可去耿笑曰傷三十年入骨豈可滌邪見呼水刷之骨白無涴而訟遂息或曰於錄無此法公何以辨之見曰傷者紫色由裏而外輕若暈漸減然此反是是腐血污耳耿服見之所斷類是者尙多姑舉暇日問於見而識之者以例其餘壬申丙子再充山東鄉試同考官號稱得士而濰韓夢周以循吏著歲丁丑

上南巡往來再經靈巖行宮旣旋　蹕
皇太后及屬輿以下留蹕靈巖凡九日兄日夜馳驅
山中忘寢豎食敬謹治供張克竣事而兄故羸加瘁
遂移疾上官匿匿之及明年己卯固請遂歸是時兄
年三十有七先大夫年六十有四神明矍鑠初不欲
言兄歸及兄之既歸入拜於堂先大夫喜劇而悲若
惟恐其歸之晚也爰築室於故宅之西晨昏走侍先
大夫未嘗去伺喜與愠或左而右務適其意然後退
如是者五年癸未冬嫂劉恭卒先大夫哭之哀明年
甲申先大夫疾亟兄之築室捌而慰之其秋先大夫

卒兒毀逝既葬自如恆不亂行將久之乃復自悼數作數止兄乃幡然一用心於釋氏之書端居獨坐長齋不出久之自謂有所得竊念兄皆行太過從容爲兄言釋氏治心莊周謂之心齋不食肉者彼法中教戒持行居士或不然兄何自苦乃爾兄曰人與萬物莫不欲壽而惡刑吾不忍夫以生者而食生者嗚乎兄之齋殆所謂天性之厚於仁非釋氏說所得而蓋之也兄生平善於六親及交遊之間曲折緩急具能爲之處置而將以誠信下逮臧獲樂其易事以效皆曰善人善人其於兄弟之愛尤篤以勢事伯兄冠

山宜其意指愛鎬及弟石君過於愛其身視諸姪於子無以異也鎬與兄年相亞相從久未嘗別別者惟兄官山東九年及庚寅鎬使福建半年以往耳餘並相守朝夕見幾四十年辛卯冬十月鎬奉　命來江南十有八日兄送鎬廣寧門外朋友門生送者數百人酌酒爲別最後起與兄別而拜鎬且拜且悲不自勝兄慰語之令上輿去去五里涕泗乃稍止鎬亦不自知其何以心固念兄之多疾然其時固無疾三年則且相見期亦不遠而不知其不相見也兄自乙酉後遞年病咯血然治之輒瘥己丑冬兄長子錫秬

才而死兄雖外以理譬然傷悼玉良夏少女又死兒女嫂嬸其中不能無慟鈞方數數舉學喻之茲夏四月鈞在太平得北來書聞兄病既而聞良已以為學道之人無憂也其月九日凶問卒至傷哉鈞之竟不獲見吾兄邪兄明於死生之故有子有孫去也無恨而鈞之生而未死恨可言邪人於兄弟之喪若手足斬然而吾之兄又非止若人之兄邪吾父吾母生我四人而一共亡邪又何以慰吾兄與吾弟邪悲夫兄之中身憯憯怕怕其所取於造物者儉矣而予之壽者亦儉邪兄生於雍正元年癸卯九月二十九日午

時卒於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十四日辰時年五十

有一乾隆庚午順天舉人辛未進士　勅授文林

郎山東濟南府長清縣知縣恭遇　慶典貤加

三級元配劉氏涿貢生諱澤女繼室劉氏寶坻監生

諱　女並贈孺人子四錫秬先卒娶江西直隸寧

州吏目世沃裴名升文女錫田爲從兄增後娶戊辰

進士　内廷供奉　日講起居注官翰林院侍講學

士提督山東等處學政任邱李名中簡女錫名彤湖

北荆州府石首縣知縣大興牛名兆奎女錫珏聘甲

戌進士湖廣道監察御史宛平查名華長女女一嫁

壬戌進士原任兵科給事中通劉名圻子錫　孫一

澍錫田田今爲錫秬後具列事實如右再拜乞銘諸

當代之有道而文者

乾隆癸巳四月十三日

書蕭山汪氏二節婦事

蕭山汪生輝祖爲上海陸君錫熊戊子主試浙江所得士陸君余辛巳會試所得士也己丑輝祖從計偕來京師以門下門生謁余乞余爲傳其兩母之行余曰兩母有殁者有存者於例不可傳也其書事宜久之欲書而不敢易易輒爲之止今年癸巳輝祖復以書來泣請始書之蕭山治之東大義里汪氏二節婦者故淇縣典史汪楷之繼室一側室一也楷初娶於方方卒有二女側室徐生子輝祖四歲矣再娶於王其年雍正乙卯也王年二十三徐年二十四兩人相歡

如姊妹越六年楷引疾罷去客廣東死匿反蕭山及門兩人扶七十老姑扳匱而嗷輝祖方十歲挽兩母衣跪而左右會楷有弟模數負里中惡少錢欲鬨模兄楷死恐模遂負錢急狀責之模乘間悉挈家中餘貲出門徑去不如所之羣惡少乘爽擁門大讙譟舉室欲傾老姑呼天曰今日我家與若同命於時兩人飲泣而謀門夫死吾兩人亦死卽死夫之母死夫之子嗟乎夫竟死矣若吾兩人緩須臾無死養姑而教子夫罔未死也卽出語欵曰我家負若錢若迫我家今日卽死若錢卽負無 不若勿迫我緩之期五年

急二三年兩寡婦誓不負若錢若去卅久思此羣惡少計不可屈其辭卽應曰諾徐徐罷去兩人則閉門跪老姑前笑語慰之而捐子泣曰若必讀書有成立兩人日日力手指食姑及子主坐而操作徐則奔走捨拄以佐其役天寒裳裂縕縷百結齒噤肌栗相與慰藉以溫或鄰米見饋兩人輒互稱病不食令姑與子食而間咽其餘粒人皆指語汪氏旦夕活耳浙俗事鬼尚楮幣糊楮爲黃白鏹狀歲時焚之以贈人鬼紅女手作之終夜有聲計紮楮鏹千百用易錢作速且多者當一人之食兩人所作日食有餘錢則積以

償負如是數年竟償叔模所負惡少錢皆白金百兩以上蕭山爲之語汪寡婦楮鏹黃白鏹不爽也所居破屋三間在西小江上四望野田漫漫輝祖出就外傅母徐送之旣入傅門顧而歸輝祖日日歸母徐在門耶企久矣輝祖或業不進母徐則撻之母王解之曰阿官一而已撻可已母徐曰惟一而已不撻將吾族之圮也則罷撻兩母相持而泣輝祖亦持母泣而罷風雨之夕兩母更縫紝以佐輝祖課之讀讀聲與刀尺聲不絕也他日仁和嚴誠爲畫夜績課兒圖以紀實當是時五服六親無過問者輝祖幼時納采於

王久之不相聞或訛語曰王家斷若子婚矣王酹徐
曰吾兒倘少如其成立何患不婚其不成立不婚宜
也斯言何爲至耶鄉祖聞之請期益甚及歸祠十五
六頭角見王氏備禮歸其女宜於兩姑然後訛者不
復訛兩人之事老姑也尤門謹者雖乏綵甘旨之味
必力以供姑翁餚老嗜螺螄而目眊窮婦日烹之而
介無脫以匕挑肉吾口內婦苦其滑也兩人迭烹
而迭哺之必當姑意乃退及姑病漸臥久之困欲起
卽膝側徐則負之牀以下上姑竟忘其憊且卒姑曰
天乎若得婦事若兩人者若兩人事我我卽瞑乎至

今蕭山聞人言汪氏之孝與節者皆以為信獮祖既
舉於鄉州徐双七年矣姆王年五十有六青田吾子
菽始成誌也先是五年甲申鄉祖具書兩姆之行自
學官上之獮　旌賓建坊於東郭門外於戲獮祖於
是乎孝若夫昔人所稱有待云云者余亦以其理信
而書之作書事

乾隆癸巳五月四日

唐彭涗權殯誌銘跋尾

右唐瀛州景城縣主簿彭君權殯墓誌銘前幽州潞縣尉王諫撰序云建中二年十一月彭涗字巨源卒於官明年十一月季弟長源迎神葬於古漁陽城北釆貴里之原按景城故城在今河閒府獻縣之境而此石得之今通州城東八里古城之北土人呼曰隄子裏即知古城爲唐之潞縣古漁陽城其城北唐時謂之釆貴里也序不著彭君里籍云兄弟急難於此又云季父仕恆因省遇亂來遊幽薊則知非潞人也云太尉遂寧王司徒義陽公者朱泚與滔也新唐書

滔傳滔姑子劉怦謀滔曰司徒身節制太尉位宰相
恩遇極矣今昌平有太尉鄉司徒里是也泚傳大歷
七年詔拜盧龍節度留後俄遷節度使封懷寧郡王
明年徙王遂寧德宗建中初詔加中書令進拜太尉
遂寧王也舊唐書滔賊泚之弟泚爲幽州節度朝覲
乞留以滔權知幽州盧龍節度留後故序云曾衛吏
棨秉旄此府也惟序稱滔義陽公舊新二書皆不載
以時考之當在滔封通義郡王之前則史之闕也序
又云張惟岳以恆趙叛有詔司徒討逆舊唐書李寶
臣傳寶臣故姓張名忠志賜姓曰李寶臣建中二年

表卒子惟岳與魏齊謀叛惟岳大將張孝忠歸國朝
廷以孝忠爲成德軍節度使仍詔朱滔與孝忠合勢
討之是其事也按是時惟岳以精甲屯束鹿求鹿與
河間地接以故師出幽薊取道瀛莫序云若師出乎
瀛莫之間與今地形合也至束鹿之破惟岳軍何在
三年正月而彭君以二年十一月卒是勤其官而死
事者迎神櫂葬厥鬼賢矣乾隆三十九年歲在甲午
正月此石與貞元中莫州長豐縣令李君本平誌石
同時出土及門當塗黃生鉞過通適見之手拓此本
遺余惜其石半裁不完乃屬友更訪其半在否且益

求拓李平平之石以來當更考焉二月五月書

陝西嶽華山廟碑跋尾

余讀歐陽氏趙氏洪氏董氏稱引樂靈宮所見與夫顧氏考左尉之制京兆尹遣掾佐之事及物若仲若登假之文詳哉其言之也而余同年友錢君曉徵又據洪氏隸釋核此本文之亡者九十七其殘缺者又數字蓋宋末拓本也此本明萬歷中嘗藏陝西東肇商雲駒蔭商雲雛兄弟家郭以贈武平郭宗昌允伯允伯命侍史史明靈偃艸亞裝之時天啓元年正月四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入　國初歸陰王宏撰無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

而南歸歙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槎爲徽州學官乾隆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竝獲癸巳余在江南將北旋星槎自金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再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史記封禪書高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即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云孝武皇帝

巡省五嶽禮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又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故也禘云仲宗之世亟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

云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適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則莽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絜然與遷固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按逢安曾孫後漢書袁安傳安子京字仲譽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卒謚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碑稱逢

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戸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而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即位爲建寧元年時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然則此碑之足以補益范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爲漢隸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

書之偁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按虛爲本字而今作墟詩升彼虛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可証也祠爲本字而今作禴公羊傳夏曰礿注薦尚麥魚始熟可礿揚雄箴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証也非爲本字而今作華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可証也馮爲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尚書顧命憑玉几作俗憑字餘皆作馮可証也此本字一也壹與一通詩壹發五豝是也脩與修通易脩辭立其誠是也假與遐通郊祀志假遂合處師古曰假即遐字其字從彳是也趾與址通左傳略基阯注城足是也亭

與享通易公用享于天子是也摩與磨通左傳摩厲以須王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共與恭通詩序柏舟共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共世子是也女與汝通漢書地理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㡿字从入从厂彖張布殷字从反身輿字从同蔡字从丕武字从止戈豐字从豐風字从凡蟲字从牙冠字从天从止从已精字从升金字从今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春字从中州字从重川惟字从篆戈心恭字从心尉字从灬陰字从今从云臉字从从臥从鄉術會字从古文囪此

與小篆合三也其寖字作濅而不作寑其字作亓而不作其乘字作乗而不作乘年字作秊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制字作制而不作制遊字作遊而不作遊達字作達而不作達巖字作巖而不作巖跣字作跣而不作跣梁字作梁而不作梁雖字作雖而不作雖屢字作屢而不作屢展字作展而不作展斂字作斂而不作斂香字作香而不作香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示从豊而作禮出从屮从一而作之通从辵从用而作通乞象形而作氣歲从步戌聲而作歲夏从頁从臼从夊而作夏尋从彐从𠬪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卑从甲从𠂇而

作時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豊僊从䙴而作僊𡬶从止
在舟上而作前亾从入而作亡𠧪爲鳥在巢上象形
而作西湥从突而作深𡍮从土丞聲而作𨑍亏从丂
从一而作于桑从叒而作桒難从𦰩難聲而作難灘
从𦳊而作漢衆从㐺从又而作衆章从音从十而作
章黎从黍而作黎吉从士而作吉𦳤从亾𦳤聲而作
無明从日月而作明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夌而作
陵得从見从寸而作得掾从彖而作掾德从直而作
德勑从朿而作勑潁从水而作潁此變篆作俗書之
俑五也又施作施昰作昰虞作虞原作原峻作峻捌

作捌敗作𢼸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瑕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此碑得失是非之不相掩輒錄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

乾隆甲午二月十九日

山右三忠祠碑記 有詩

洪惟我 朝

詔修明史忠義傳序曰

太祖高皇帝獎張銓之守義張忠烈公銓者山右三忠之一也忠烈公與何忠愍公廷魁同死遼陽之役高忠節公邦佐繼死廣寧之役忠烈死於署或曰府門死爲忠愍死於井忠節死於縊綜要之磊磊落落死事一耳天啟四年勅建祠宣武門外以忠烈籍沁水忠愍籍威遠忠節籍襄陵匾曰山右三忠祠迄今百五十餘年矣祠久圮剝蝕不治向來垝毀爲丙

且學者之所休愒山右之人思焉於時乾隆甲午方有重修三晉會館之舉浮山張君體乾在衆言曰體乾自家來京師時吾鄉襄陵老諸生楊雜棣告之曰京師故有三忠祠其處在朱昆田日下舊聞補遺城市第八篇中予行必考訪之今茲鄉人有爲府官先而館室後矣衆曰然乃相與按書索址闢而新之三公廟貌仡仡如昔故陪祀死事者二十人因別準之凡 本朝山右之死事者皆列位至百餘人舊殿三楹既復既敞乃更於殿後別飾三楹之室將以別祀夫何公從死之二妾高氏金氏及二女一僕一婢高

公從死之*侯高永諸人者皆私禳焉繚垣周阿廟令役事庖湢楹桷廐牲石俱假哉備矣初工塑像三而何公之像當瀕縣取土水工莫施設有術者高生言能以蒙茅致公之神布紙繪畫歎既虔禱以俟須臾焚符公神[illegible][illegible]畫成工即像焉後數月公之裔孫湖北竹山營中軍何備弼以事入都走祠再拜仰曰此吾何氏祠堂[illegible][illegible]像也噫嘻不二聞者震懾僧曰神聰明正直而壹宋蘇軾曰神之在天下猶水之在地中今何公之死歲遠百有太半而山右之人旦夕禱而求之而在惟神故壹非術者之能也然則以何公測

三公鬼神之情狀黨乎記曰以死勤事則祀之夫人各死其事耳所以必在祀典者何也前死其事後死其事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者無前與後也山右之人偕偕出其鄉閭而來入京師髣髴昭明祇拜祠下此所以教山右之人之義也獨山右哉所以教天下之義也於戲斯祠其莫之敢廢是舉也山右之人贊贊舉之而潞山張氏之力尤且多輒附書以勸來者系之詩曰

白氣沆碭狀秋之肅宣武門外古祠巋巋巋巋張公剛劍天容勳勳何公入地深市戛戛向公君奔濺血

松山風聲吹遍海上[illegible]孤忠以貞逆天我順易地則之
詔盡臣分百五十年
聖朝遺蹟死綏之士照山以西專廟特牲鄉人私祔
赤羽白羽先後舞怒三忠坐中諸忠旅指各不二心
於此焉集西山之青爽色何來石不可磨祠可廢哉
市中所指个刑臥砌繚垣周限靈來宮祭他廟土偶
其歸汝居藍之惕焉陰兵所驅山右之人逃矣拜此
鄉不後蕤靈色有喜告祠之成甲午春秋周于中日
歲歌以詩

乾隆甲午八月四日

董文敏公御書樓記跋尾

右御書樓記爲董文敏其昌撰并書前明神宗朝嘗御書手札二十八通以賜太倉王文肅公錫爵公之孫太常時敏旣作樓貯御札爰請文敏作記且書之其書爲正書墨跡尤可寶書銜曰前史臣東宮講讀官按文敏當皇長子出閣以編修充講官坐失執政意出爲湖廣副使記稱神宗曰上則知此記成於萬歷末也自前代入　本朝王氏世世守之中質於人乾隆辛巳太常之曾孫同州知府俊用白金十六兩購歸祝曰吾家子孫自今成進士者卽予而俾藏焉

己丑太常之來孫瑣賜進士出身官內閣中書舍人於是此本遂歸瑣瑣之會試出余房越五年癸巳來補官於都明年甲午請曰先生其爲之跋尾余受而觀之舉作而曰是豈獨書與詞爲予之世寶哉余且與子論明史記之言曰御札之所再端往復者孰大於建儲乎按明史文肅本傳萬歷二十一年二月還朝密請帝決大計帝遣內侍以手詔示一也十一月上疏力請且曰外廷以固寵陰謀歸之皇貴妃恐鄭氏舉族不得安帝得疏心動手詔諭之二也已而有出閣之命帝令廣市珠玉珍寶供出閣儀物戶部尚

書楊俊民給事中王德宏等力諫帝手詔欲易期文
肅婉請乃不果易三也手詔傳凡三見皆以建儲其
二十餘通者傳亦不及詳也文肅生平所云信莫大
於此矣又考建儲一事初發之申文定時行王文端
家屏諸公而出閣之禮獨贊成於文肅雖久之冊立
沈文恭一貫實爲之向非出閣何以冊立然則始終
克建此事非文肅之力不及此余竊以爲古所云爲
臣良獨難者豈曰建儲云云而已夫君子必有不肯
持祿保位之心足自重於人主又必有實能周咨虛
受之量咸信於同列猶以爲未可也又必加之果決

以成其是與之曲折以濟其真然後事集而志行功成而名美當時賴之後世述焉否則烏有睍然曰國之大臣者哉余竊聞諸舊史氏申文定從容謂人曰禁近之臣職在密勿論思委曲調劑非曰悻悻建白取名高而已王山陰諍留一諫官挂冠而去以一閣老易一諫官朝廷安得無窮閣老名則高矣何益於國老夫之言不謬也由文定言之則王文端處此猶或有所未盡可以見文肅之能曲折以行其果決也如此又聞之東朝未建有詔並封三王國論沸騰時馮文敏琦引皇明祖訓一篇並告文肅文肅實主其

議輒上疏引罪曰臣實惜不考祖訓左庶子馮琦告臣也又可以見文肅周容虛受之量如此至於傳稱易期旋諫出閣禮成非所以成其是乎於時疏凡八上乃允賜歸歸七年而東宮建名之不至又三年卒於家非絕無持祿保位之心者能之乎嗚呼此文肅所立之獨難也後之君子論古人嘗易易而不知其所以難夫惟身親為之左右枝梧之不能而乃喟然太息其難嗚呼古人之所以不易也輒因觀記與書附論之如此以致欽顯之旨用歸之琅璜其寶之無忝爾祖克延厥世文敏之記與書式鑒茲哉

乾隆甲午十一月二十日

烈婦史氏哀辭 有敘

烈婦史氏五姑先出會稽今爲大興人父容正且死屬其子友義曰吾歲癸亥生此女憐其孝且淑若必善嫁之友義泣而善視其妹爲相攸久之乃得同縣沈佶之子毓鳳者以故其嫁後禮期既婚伉儷相愛敬也乙未秋九月十三日史氏告毓鳳曰今日妾嫂命設帨之辰也妾雖抱微疾宜當往毓鳳諾之母金及嫂聞之迎謂曰若有疾且歸良苦若之姪壻趙某善醫藥請名之內堂爲若診脉可乎史氏曰諾既診書藥方退日夕載還夫家史氏持趙某所書方視毓

鳳毓鳳曰若何所診耶史氏曰妾偕母及嫂在內堂毓鳳曰吾聞婦人出必擁蔽其面若婦人也烏得見男子史氏默然無所言明日毓鳳又以所語告於父佶史氏問之謂其侍嫗曰吾以婦人或失禮致吾夫告吾翁也吾何生爲嫗駭不察其語又明日史氏謂毓鳳曰日聞某當移家君其往賀毓鳳以爲然旣出史氏呼嫗若攜兩兒出買餌也嫗與兩兒皆出史氏即閉室自經死時十有五日也余聞之國語敬姜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爲賦綠衣之三章其祭悼子宗不具不繹繹不盡飫則退然則婦人當祭與饗宗老具

在得與男子賦且飫而孔子以爲别於男女之禮是男女之禮雖至嫂叔不通問者乃以居室無事時言之也又禮無婦人疾病之文然喪禮具載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乃言男子疾病之禮之變婦人亦宜然者也若是則史氏之視疾無失禮矣而獨以君舅與夫之有遺言至於殺身以明其志夫是之謂烈昔者唐李白作溧陽貞義女碑曰溧陽黃山里史氏之女當子胥東奔逼迫昭關告窮此女授之壺漿全人自沈形與口滅卓絕千古嗟乎何史氏之女卓絶千古數數也史氏死年三十有三乃爲之哀詞曰

瑟高張兮掘其絃鳳何遐兮凰鳴酸夫人激兮命不延茂父卒兮有言女余愛兮蘭若蓀君子之歸兮慰吾魂兄泣而識兮摽梅翩翩古及笄嫁兮幾氷泮春載歌灼灼兮歸沈門室之宜兮事覂翻嫂初生兮小姑開元月上弦兮歸宜然鬼伯候降兮醫有神夫人之疴兮母與嫂前以禮診兮夫變顏而壅蔽兮楣言不傳古之語兮百端咻豺狼兮溺不援疾病在丑兮酒肉陳禮有變兮嘗中申君舅曰父兮夫曰天謂余不信兮烏用身媼貿貿兮丌婁綿兩兒啼飢兮亦餌可餐犬出貫虛兮壅在栖雉經是則兮烏有文直如

眩兮心自惘君志之深兮水斯崇門霧下兮艤上

夫人之烈兮歷缺而光史氏有女兮母道續越千禩

兮磨愈堅詩獻孫心兮探澂難夫人有之兮斯爲賢

刻茲詞兮燕山之原

乾隆乙未十月二十四日

河南道監察御史胡君墓誌銘

余以乾隆甲戌成進士實中武進莊君培因之榜其獲儁名於會試舉人則孝感胡君紹鼎榜也歲在己卯莊君卒越十又九年丙申胡君卒蓋先後二十餘年之閒兩榜生之在者落落矣以君之爲人工於德而拙於財其卒也爲御史階五品在位與祿於朝又獨與一子介其縣之館朝夕秅秅以取飽乃至貧死無以爲斂以故余偕同歲諸君往哭之極哀相與竭歷出賻錢謀所以歸君之柩者明年丁酉春柩將在舟子闓若以余知君之生平尤詳悉乞余文以藏銘

其藏余甞泣而許之君諱紹鼎字牧亭先世故江南歙人祖世英康熙初征吳三桂有功以宜昌鎮總兵卒於軍
賜葬荆州馮興山以一子蔭祖母王夫人父德麟年十五
召見授守備仕終廣東參將母尹夫人生母徐宜人以君貴　贈王夫人家故孝感且卒囑君之父自孝感支若必家焉以勸君子學毋世武爲也以故君隸籍孝感君少力行銳意於學不問生計師事同縣夏先生力恕爲文章有名聲年二十九始舉于鄉湖

北鄉試時生母徐已先卒君事嫡母尹尤以孝聞壬
戌一上公車十年不再上然家貧教授生徒以給養
其蹤跡在湖南江西數百里之間每歲必一歸省母
母間思之君輒至或求尹夫人老目病矣痢脾泄君
與妻程侍疾五閱月入夜求醫醫言嘗母之糞甘苦
以驗其漸也其過於孝也如此服除始借車再北試
禮部成進士選庶吉士丁丑授編修明年戊寅試翰
林休致歸辛巳迎
親明年壬午春試復官充　國史館纂修官甲申改
浙江道監察御史戊子主雲南鄉試妻程卒庚寅乞

假歸壬辰來補山西道監察御史乙未轉河南道巡
歲所至君之在翰林也不競於名而舉其職爲御史
不苟毛髮舉事而言炎炎克舉其大者君以試事返
自雲南上言軍興道路往來所在有司不能無滑累
里甲其言具有條理指實
上察之以君言詢封疆大吏固心重君言矣久之又
上言京朝官有親年七八十老且病與終養例符合
而貪祿戀職漠然不肯引退者國家安用此人疏上
召問御史父母在否君對曰蚤物故矣於此[illegible]
上寬不以君言非責諸親老不引退者然亦不以君

之言之非是也嗚呼君之守官韙哉君生平所不足者不解治生以故官京師貧無過君者余過君數以爲言君曰子不指實爲吾言吾不知也余門適過君而君飲我具肉可矣君呼庖曰烹豚之腰必胺以來君貧且不利一毛而庖備肴耶君笑曰有是更指言之余卽起視其楹責君曰楹積獸炭若狀然此工人治良金飾麗人之首而三歲之而不以煥其足且今祖暑矣不鍵之空室而棄諸楹宜乎君之嗜貧甚也君則大笑無以應然亦不改獨居日益飲酒汾陽曹君學閔過君君方擁爐火罾杯壺焉曹君曰君飲病

甚而自酒在爐奈何君曰子視之我烏得錢取酒而姑以水滌酒器輒取自嗅之解吾憂耳可奈何曹君過余言蹴然憂之余謂君之行所不足者止於斯然則君誠足乎古人之行者耶君未卒前一歲且飲且裂其詩焚之比卒手百餘篇授曹君之子夢齡俾藏之曹君爲鏤木以傳余讀之君之詩華與葉盡而枯木存矣然則君之詩之葉與華竟焚不可得見可思也君生於康熙癸巳二月二日卒于乾隆丙申冬十一月二十六日年六十有四妻程宜人其孝與君克配先卒子三人聞若聞起聞旹銘曰

摧鬼枸生而不得以枯蠱車服騄駬食之不飽翁子而劃出蟲蛆淺淺之類無咫服魚鳴呼予有手不能自指据子有足也行趑趄曰豐厥德於身厥心有文光於珠窮而死孰謂予人乎天歟

乾隆丁酉三月八日

重刻興復潭柘古刹十方常住碑記

原碑畧云京西諸刹獨潭柘道場最古據西山之勝時則有明門本智和尚者演溈頭陀人天宗仰明公與余為方外之交余聞十方常住之義為之記萬歷三十三年九月重陽日賜進士翰林院國史檢討直起居注編纂官黔南邱禾實撰

右碑為明新添邱檢討禾實撰在三聖殿右其左為餘姚謝文正遷撰碑二碑並漫漶寺僧磨其舊文請余重書闕者仍之按進士題名碑錄邱禾實貴州新添衛官籍山東萊州府即墨縣人萬歷二十六年戊

戌賜同進士出身名在第三甲九十四碑云賜進士
第進士諱書同明人之陋久矣貴州通志示嘗新添
人才高學博著有經筵進講循陔園諸集與碑直起
居注文合而通志失載其所歷官且誤書編修當以
碑檢討為正也源柘自晉曰嘉福寺唐曰龍泉金曰
大萬壽寺明時謝碑仍稱嘉福或曰仍賜寺以龍泉
名我　朝康熙中
賜名岫雲寺粵自晉時開山師名不可攷唐之華嚴
師致源龍聽法風雨湧出兩鴟吻飾在殿角號稱最
著謝碑所謂唐從實禪師示寂於華嚴祖堂者或即其

人永定也金皇統中有廣慧通理師碑額見存贊猶
比邱善福大定中有奇和尚塔稱第七代又有言公
塔明昌中僧亞下有詩碑在寺塔下壁上泰和中有
了公塔幢稱第九代元初有妙嚴大師塔及拜甎足
跡宛然世祖女也明宣德中有槪崇師正統中有底
哇答思師塔天順中有說法道源門僧嘉靖中有際
公碑凡碑塔並在寺外塔院中森三可數萬歷中則
有朗日木智和尚名見此碑後有真可達觀師所謂
紫柏尊者也今大士閣前雙柏木理中正紫色師所
以號也師爲妙嚴拜甎作讚華亭徐琰書刻之紫檀

木匾上蓋其匾則神宗母慈聖明肅太后自宮中貯
輒以送寺者太后嘗夢所稱九蓮菩薩者也元世祖
及后及子及妙嚴公主像凡四並侍立在大士龕中
其龕當寺最高處今寺僧圓瑞靜觀撓第八代和尚
監院來琳琮璉副監院明覺亮修生命數十年能致
十方衆力興復道場修築楞嚴檀二一攻石之工精鏤
窮相與唐武德兆趙匹比歲
大安之禁
翠鳳之旗歟
即茲山泉石林井爲之改容寺中之一切滯礙靡不舉

者於時救善汪濊滂瀖寺僧具刻施泉者姓名於碑陰以詔後利哉德乎拨孫承澤春明夢餘錄燕人諺曰先有潭柘後有幽州蓋寺古出於潭而土宜柘寺中柘柘一見存寺當寶珠峯之心四圍十餘峯環之矗天自寺左沿峯要而上行五里至正北一峯南望則峯峯齒齒擁飛擧寶珠峯當中共喻齒舊房但培塿耳寺塔在峯前不可見則遊房之的意也自峯巓巷繞右上至龍潭櫻桃樹盈峯巓根根柒葉滴泉若蚌珠匯於石龍之口爲潭伏流山腋泪泊可見泉入於寶珠峯腹周秋僧寮徧嚮曲廊琤瑽穿度竹林而

下乃歎於雲霧泛汲之宂溉園激石山中之人就汲以濯又行里餘而伏不見入言北土燥而茲山獨潤北風冬鬱發無所障蔽夏無所逃暴而寺中四字恒若佳春秋然所謂靈山福地非邪因附書以告遊茲山者亦以闡碑所稱渾柘道場最古據西山之勝云爾

乾隆丁酉九月朔

書婺源王吳節婦事

婺源王吳節婦者婺縣十一都二圖西園吳亭之女嫁爲十二都五圖騰坑王文燦妻年十九越十年乾隆癸酉文燦遇疾篤時君舅君姑並在堂文燦屬纊之頃絲絕目不瞑吳令兩孤跪而泣曰孫有母孫不使如有父不瞑如初吳則自跪舅姑前泣曰婦在敢不如子在即瞑至今婺源人言文燦死猶視厥父母以有婦而獲釋視也越二年乙亥舅又死獨姑在兩叔一九歲一七歲兩孤一九歲一四歲同祖兄弟勢姻未析爨食而先世遺田故薄月日長久且不給既

斂從兄來言曰弟婦賢哉毋太自苦家徒四壁何以活若不念弟之孤者幸毋狗曲持小節勉行矣或有餘財施及前子所謂兩利而俱存也吳仰天泣曰夫兄是何言氏王氏婦也未死耳幸諸孤長大惟伯父教之孤饑孤寒勿相累也願勿再言從兄退從嫂曰日來噂沓諸語用以激吳甚且手批之鄰婦爲之不平吳則逡巡謝勿與校或鬻質嫁時衣飾以佐喪具詔九齡男子守重斬以承祖事兩叔一次男竭蹷個伏以次朝夕上食即哭位如禮里人爭嘆息相與議分薄田數畝菜畦一區在屋後以畀吳曰若勉自活

既葬吳則閉戶治女紅易滫甘旨餐以薦姑姑曰若貧苦安得具此對曰女紅所易不費也姑喜爲之舉一饜曰若後毋然暇則行屋後畦躬視畦菜春種萵苣秋蒔菘周畦半畝布種列行二百計吳則自抱甕行汲必周畦引水循行行徧溉而罷歲癸未縣中旱荒午日下粲菜盡萎而吳所種菜獨青青若宿莽之拔心而不死也則刈以佐姑食悉及於隣毋鄉人詫之指其園爲孝婦園曰天邪非獨溉有力也其年姑六十一而病篤吳驚計無所出則避人刲肱一臠投藥沸之謹以進姑姑病頓差夢有告者曰孝婦活汝

驚而罄叩之媼媼曰嚮出棄藥滓遭石而聲有異鄉之殆非草木質也姑自顧病已失則嗚咽可吳前曰若煎若肉飲我而脫我病耶他日若婦必若若順若恆不病孫姑自是行年八十而健向吳嘗室爲兩叔娶婦成室教兩子成立次子晉讀書通禮經有聞師休寧戴震來京師從余遊再拜持歙洪榜所作求旌節狀請曰先生幸書母事俾母之榮先於旌也余謹爲書之歎曰節而純孝夫人其有道邪昔歲己卯近鄉段莘有汪志孫妻詹年十八夫死餓七日而死者吳聞之曰善哉惜彼尚有姑若少須臾毋死然後死

庶幾孝乎今年戊戌吳年五十有四其稱未亡人初
年二十有九及今二十有六年矣聞所居懸畫竹一
幅胥小時輒見之二十年來皆易他幅胥嘗請曰是
何以恒懸此竹曰有節者不易也胥聞之而悽惻潸
潸然下至今思如初

乾隆戊戌十月十八日

麻城梁君客葬墓碑記有銘

吏部驗封司員外郎麻城梁景陽爲余同考乾隆己丑會試所得士越歲戊戌謁余再拜而言曰景陽幸獲第列官於　朝而家故寒漸先高祖曾祖父子以賈隱衡湘間曾祖遘禍於塗殁歸殯而高祖以客死草葬衡山之陽累世不名其葬所景陽初知書從故簏得竹篇中有墨書讀之略知爲高祖所遺囑蓋言曾祖舟死事持以示從祖森梓賦曰昔者吾聞之師曰書有口勿泄也景陽心竊悲念他日脫有樹立必謁吾高墓表其墓道洎通籍後時時爲友人官湖南

者涖語之未敢必也乃者卒賴諸公司土者之力而獲出吾高祖之墓於圮寺叢篝之間甲午景陽始獲走渡湘水顧殯墓下狂喜以悲然墓道之石不得環古篤信之文以表其晦而大其藏景陽欲焉願夫子爲之記以傳景陽死不恨余諾之遷延越歲而記始成按麻城梁氏初居縣南之白果鎮因一再者自白果遷望花山生炭炭生有定有定生應君諱甲正字三極景陽之高祖也家世以儒起而君生値明末用賈隱喜南嶽之勝托業於衡山縣白果市與君祖遷處蓋同名云君樸直有氣重然諾白果市人咸愛

檄之有李翁者從君遊歡甚君往來必主翁家嘗去
時君與次兄中立偕行賈中立有子汝璧汝璧下伯
而君獨一子汝璜侍康熙十九年庚申秋七月君兄
中立自花石以晝抵白果因弟卽刀以貨授姪汝璜
遣奴細長者往謂汝璜曰奴詐從吾說貨舟借奴發
吾且來卅發自花石矣中元覺舟人故有隙禍且發
倉卒跳不行而汝璜不知也會風雨抵湖延革轊坐
舟假寐入夜半有賊聚發舟來汝璜以身捷顧賊
且排窗自舟躍及岸岸滑不可登而躍再三而賊及
卽之入腰脅覓死賊聚掠去君聞哭不能去視而中

云之僕曰大長者請探火汝璜死而骨送之歸君則默默悲子之死無所葬其冬十月某日覓〻而遺骸則從君婦家戴氏竹箭封題以寄其家者也君臨卒從孫栢以君遺語葬貢印巷左而以三孫夢龍夢虎夢豹刻石識之家人髣髴傳其語曰是君配戴于汝璜配詹兩世婦露日詔藐孤以遠遊為戒而從孫栢何往來湖南及柏之子文煥輟業不行而梁氏不知君墓久矣景陽年十五六即愀然有表墓之志歲庚辰舉鄉試第一明年辛巳試授國子監學正時同歲生公安羅君宏齋東湖張君繼辛蒞官湖南洊告曰

景陽爾祖墓在衡山縣白果市君謹訪之敢拜以請羅君羅君去而所歷數縣輒迴遠久之羅君移湘潭湘潭與衡山錯界權知衡山者常熟趙君曾齡曾齡景陽同官貴與子也而宜都胡君樹槐亦官衡湘間諸君舉會相語曰可矣適黃岡邱君恩榮自黃州府叅知衡州邱君者與景陽連里戚於時羅君具牋上府府輒下符趣縣知縣趙君則檄丙鄉七甲出府符示曰必得時君所主李翁者已死子孫走湘潭不問不知狀有蕭正朋者皓然年八十餘少時常過主者家從君從曾孫文煥謁墓所略記墓傍僧巷在臺家

冲中甲總張某則奉府符呼曰吾曹從蕭翁入冲求之何如則之熏家冲有菴題曰眞印菴左少纍纍然諸菴僧僧懺慌良久曰吾菴僧老者盡以菴故在竹西圯而移築此久矣烏知梁氏墓考衆曰不得墓府符師行自復之僧遽曰吾思之吾菴今東移而其西叢竹中隱隱有甃石或是耶衆喜曰師導我則掖斧斬竹以入短塚見塚前石痕出土中衆爭抔土剔字纔數寸而梁公三極字宛然旁有夢龍夢虎夢豹名僧疑曰來府符載孫名二而此三殆非也某謀曰墓中君姓名與符稱悉合僧妄疑耶衆走告縣縣還以

衞輝府而眞縣遊至者爲大興盤君芳序丙寧府

改建豐碑禁梁君墓樵采搨乾隆三十七年壬辰慕

月日也自是衡湘千里而近無不知梁君墓者肖形

家劉清意者來相墓曰是應巍巍自祝融至下來處

師子山以列障度峽穿田天乙太乙送迎六嶺肖玉

屏面昌山層疊五水坐與瞰乾格門四嶼首出蒼元

初縣人周廷幹當水口築石橋題曰楚南第一橋俄

而景陽果舉第一人人傳以相語已丑景陽成進士

久之次授吏部文選司主事甲午以母服歸其年張

君繼辛方自武陵縣擢授永綏同知以書趣景陽來

會謁墓景陽乃自家取道長沙抵湘潭行望白果路人指曰梁大夫來拜祖墓也　冬十月景陽[illegible]日哀封召父老會飲吾祖福酒再拜語父老爲吾護視祖墓久久父老咸歎羨以爲梁君之隱德於是大光顯有言之出游者嗚乎非君之賢其生也在其人人揭以没越十年而得此梁氏之興有自哉子汝頎師張麻城之花山孫三人夢龍早殤森材夢虎芑森梓夢豹也曾孫五人灼爗赤焯貫森材以孫景陽今貴　貤贈奉直大夫吏部驗封司員外郎灼以子爗以所生子貴贈　贈如景陽官景陽　初娶乾隆丁卯本省副

榜貢生庚辰獲正舉第一辛巳中中正榜補國子監
學正歷助教己丑成進士遷吏部文選司主事[illegible]官
驗封司員外郎於君爲元孫君元孫六人景陽最長
次景隆景曜景階景陞景陳求孫十四人景陽出者
三錫錫陽鴻錫晃錫孫景陽之子出者三登瀛望瀛
學瀛餘不悉書記而銘諸銘曰
望花梁氏遷自白果隱君之臧亦白果所君以賈隱
遷明代尾伯鸞春傭伯休藥市忠信其行和平其德
人口滿焉在衡山側遠葬獲吉大厥元孫初成進士
景陽吾門景陽語余在康熙初庚申十月隱君之殂

竹蕭手囑跡藏故麓其年秋孟曰子死酷仲氏逃賊
呼舟戴姪其影泛泛刄臂㾗骨奴送函歸君恨何語
心摧命訖從孫寵圭眞印巷東眞印巷亡九十三年
深箐獲碑景陽初官諮官湖南沅陵祖墓與羅張譚
羅移湘潭衡山趙署宜都胡來聚譌祔廟衡州守邱
爰至自茁親戚情話下府符索主者李死蕭翁皓白
從君從孫童家冲識時甲總張將徒責償以巷徒故
竹西墳徵斬篁出碣渠公字摳二孫刻三份疑衆信
府牒再下鍾禁采樵近衡千里君藏大標形家劉言
祝融降精周老築橋節一廉君貴陽謫燕走渡湘水

長沙白果路人齒美崇封𡋯穴福飲父老君之隱德
蕩出逾好五世客葬元孫獬孫十餘歲初讀嘱心悲
非獨君德景陽惟孝天佑孝孫君德之劭請公同心
顯隱君潰墳貞瑩纍竹圯湘祠景陽請　贈乞余文
工君後夫大斯碑必豐子歸望花君宅斯土魂魄君
蒿粱君墓吉

乾隆己亥二月二十九日

朱梅厓先生墓誌銘

建寧梅厓先生以乾隆四十有五年秋七月二十又九日卒於家赴至福州其從子文偉等來乞爲銘九月十又三日福州書院人士嘗從先生問業者奔走羣議曰弟子衆也不克人人自哭諸寢如禮文請爲位於小西湖之宛在堂中庶別於野哭也僉曰然乃設幕即次衆入皆哭失聲其冬十一月朔又羣來奔走學使者院僉言曰梅厓先生主我鼇峯講席者殆十年厥教在諸生之心儷古太師諸生於其在也敬以愛於其去也思於其歿也極哀請入祔主院中歲

月日薦如先生生也使者既允銘矣亦宜允入主筠曰允哉越日又舉弁走徧請於巡撫及布政按察諸當事咸以為允於是諏日同請入主者祁清林寺圓先生枝蓀仁和沈椒園先生廷芳侍官張陽紫先生甄陶與先生而四嗚呼斯閩諸生之風厚哉林先生之生日死付以入諸生之心不可得也先生姓朱氏諱仕琇字斐瞻梅崖先生者學者所稱也先生德行醇和以摯其生平以古文詞自力歸於自得要其意欲追古之立言者以為清穆者惟天澹泊者惟水含之出之待其妙以為文者惟人決其蘊蓄從人之途

唐韓宋歐陽上溯二漢放乎周秦孫蘇而與六經之指合其得之意極其狀也眼良渺淵若鬼神而推而準之平直圓方察人倫五以平吾氣以寧吾心析析自成名一家集代以遡者未之聞焉筠嘗遭于京師邈然懷古共論此事先生慨然執和詞翰門及吾兩人未死古文詞論亦定也後別去幾二十年一見於庚寅所見於今年虔寄先生門討其文筴獲成可以死不死矣先生自年十有五入縣學已知於督先生元章從受知於馬先生學雖與先生華亭廣甲子本省鄉試第一戊辰成進士選庶吉士辛未散館以

知縣歷官山東東人歌之曰良津清治聖能蓋以儒
術致之吏也尋改福寧府學教授以足疾告歸去當
事重其學延主福州書院院長後主其鄉書院學本
其所自得者用以教學者歸之竟卒其生在康熙五
十有四年春三月十有七日年六十有六曾祖諱國
漢祖諱家瑞父諱霖祖父竝贈如先生官配姜繼
配余男子三文佑文僎文潞竝縣學生先卒女子二
一適楊洪恩一適胡寧仁孫七開元盛元希元春元
顯元發元昌元銘曰
成一家言司馬遷韓曰文必自己出出且成先生肇

今先生其卒矣先生之藏吉矣我心怫矣嗟無以爲
賢矣

乾隆庚子十一月二十七日